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三輯 第二十冊

清虞山詩派詩論初探

李蕓民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0 冊

清虞山詩派詩論初探

李 莪 民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虞山詩派詩論初探／李蕓民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0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第 20 冊）

ISBN 978-986-322-088-6（精裝）

1. 清代詩 2. 詩評

820.91

102000937

ISBN-978-986-322-088-6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088-6

清虞山詩派詩論初探

作 者 李蕓民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三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虞山詩派詩論初探

李蕓民 著

作者簡介

李蒨民，男，祖籍中國廣東豐順，1963 年生于新加坡。

1996 年獲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2007 年獲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古代文學博士。

曾全職擔任新加坡教育部高才組語文專科 (Language Specialist)、初級學院高級教師 (Senior Subject Tutor)、語文學校校長；兼職擔任新加坡新聞與藝術部電影與書刊檢查委員 (1992-2001)、新加坡教育部考評局高中會考出題組委員 (2007-2010)、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亞洲語文學系講師、孔子學院講師等職。現為北京師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中國語言文化中心助理教授。

大學本科時期開始發表現代詩評論，已發表的論文有數十篇。

此外，亦從事文學和音樂創作，已出版文學著作 7 種、發表詞曲作品二百餘首。

提 要

虞山詩派雖然影響清初詩壇長達百年之久，但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地位，顯然與它的影響不成正比。這和中國文學史歷來都在作品和人品之間畫上等號的傳統觀念，當然是息息相關的。因為虞山詩派的領袖錢謙益，既身處風雲變幻、改朝換代的大動蕩時代，卻不去做一位令人景仰的忠臣烈士，反而成為一個引降投滿的「明史罪人」，失節辱德，自然要成為眾矢之的，為人詬病、遭人不齒。連帶的致使虞山詩派也遭池魚之殃，從因人廢言擴大成因人而廢「派」！

因此，本書在第二章討論了「虞山詩派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之後，特別以第三章的第一節，比較大篇幅地介紹錢謙益的生平事迹，並由此對錢謙益的人品進行重新的評價，希望能從錢謙益充滿傳奇波折、委曲反復的坎坷際遇中，挖掘出一些不為人知的隱衷。惟其如此，我們才能以更中立、更公平的角度評論錢謙益以及虞山詩派其他詩人論者和他們的詩論主張。

第三章的第二、三節也簡單介紹了錢謙益的重要弟子如馮舒、馮班、瞿式耜、鄭成功、毛晉、陸貽典等；親屬與族人如錢曾、錢陸燦、錢龍惕、錢良擇和柳如是等人的生平和重要著作。這些人雖然都是虞山詩派的中堅份子，但由於作品散佚亡失情況相對嚴重，限制了資料的收集，所以本書在第四章討論「虞山詩派的詩論內容」時，主要還是以錢謙益和馮班的言論作為主要依據，再輔以馮舒、陸貽典和錢曾的若干言論作為例證。這種「一管窺豹」的作法也許不盡全面，但要

勾勒出虞山詩派詩論內容的架構，基本上還是足夠的。

第四章也將虞山詩派的某些詩論主張，和西方詩人論者的詩見稍作比較，例如：

1. 區別「詩有本」和「本體論」(Ontology)的不同；

2. 指明「興觀群怨」和美國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 ~ 1882)、英國詩人兼評論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 ~ 1965)對詩歌功能看法的相通之處；

3. 點出「溫柔敦厚」和古希臘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亞裏斯多德(Aristotle, 前384 ~ 前322)對詩歌能培養人的高尚道德情操這一看法的異曲同工之處；進而說明東、西方都重視文學的表達方式，只是「溫柔敦厚」所追求的是一種「中和之美」，而亞裏斯多德的「卡塔西斯」(Katharsis)則是要使人們心理達到一種「中庸、適度的情感」，從而受到審美陶冶；

4. 說明美國詩人龐德(Ezra Weston Loomis Pound, 1885 ~ 1972)如何通過閱讀和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而受到中國詩歌中意象藝術的啟發，由此才領悟到意象藝術的美學價值。

第五章在討論「虞山詩派詩論的得失及影響」時，引用了錢謙益較少被人論及的《列朝詩集小傳》和《錢注杜詩》中的若干例子，也算是「補史之闕」吧？！

本書的最後一章分析了虞山詩派沒落的內在原因(內部分化)和外在因素(乾隆禁銷錢書)，並以此作為總結，希望能重新評定虞山詩派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地位。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虞山詩派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	5
第一節 政治環境的更換	6
一、提倡文學、表彰儒術	7
二、科舉考試的影響	9
三、禁止結社的反作用	9
第二節 社會風氣的鼓勵	10
一、詩風的盛行	10
二、詩派的興起	11
三、書業的發達	12
四、江浙的藏書	12
第三節 學術思想的衝擊	13
一、理學的沒落與考據的興起	14
二、對晚明理學的不滿	15
第四節 文學思潮的遞嬗	16
一、擬古風氣與反擬古思潮的影響	16
二、宋元詩的興起	17
第三章 虞山詩派的宗師及其主要傳人	21
第一節 錢謙益的生平和著述	22
一、生平事蹟與人品評議	22
二、主要著作	36
第二節 重要弟子	40
一、馮舒	40
二、馮班	41
三、瞿式耜	41
四、鄭成功	41
五、毛晉	42
六、陸貽典	42
第三節 親屬和族人	44
一、錢曾	45
二、錢陸燦	45

三、錢龍惕	46
四、錢良擇	46
五、柳如是	47
第四章 虞山詩派的詩論內容	49
第一節 什麼是詩、什麼不是詩	49
一、詩歌須有實質的內容、真誠的情志	51
二、詩歌不能只注重形式	65
三、詩歌不能一味模仿、缺乏個性	66
四、詩歌能涉情愛描寫，但要止乎禮義	71
第二節 興觀群怨的功能說	75
第三節 溫柔敦厚的詩教說	79
第四節 窮而後工的境遇說	84
第五節 轉益多師的博學觀	90
一、身體力行，轉益多師	91
二、讀書破萬卷，博學當識變	92
三、窮經以汲古，返經以循本	96
四、做詩之前先學詩，讀書不爲譴責古人非	100
第六節 別裁僞體的風雅說	102
第七節 以鼻讀詩的香觀說	105
第八節 講究聲律、提倡樂府	107
第九節 重視詩歌的藝術技巧	111
一、主張「比物託興」，意在言外	111
二、強調意象創造	114
第十節 反對其他詩人論者的作風	116
一、反對雕聲繪律、剽竊字句	116
二、反對幽僻鬼趣、標新立異	117
三、反對擬古不化	118
四、反對以禪喻詩和妙悟說	121
五、反對不落言筌的神韻說	124
第十一節 以詩補史的詩史說	125
一、肯定杜甫集詩之大成	126

二、身體力行學杜甫之詩史	127
三、以詩補史觀念的萌芽	131
第五章 虞山詩派詩論的得失及影響	137
第一節 優點	137
一、品評前人詩作或詩論，態度認真	138
二、以史證詩，注重作品的歷史背景	141
三、具有完整的體系，統一的思想	144
四、具有鮮明的時代意識，強烈的針對性	146
五、推陳出新，具有創見	148
六、保留前人著作善本，功不可沒	156
第二節 缺點	157
一、言辭過激，偶失平允	158
二、求新太甚，求博太過	162
三、主觀太強，穿鑿附會	166
第三節 虞山詩派詩論的影響	169
一、開啓清代新詩風	169
二、對託物比興技巧的闡發和形式批評的崛起	170
三、「情景交融」理論的擡頭	172
四、對「以意爲主，意藏篇中」理論的啓發	175
五、對王士禎和趙執信的啓發	177
六、以詩補史觀念的確立	179
七、大啓後人研究杜詩的風氣	180
第六章 結語——兼論虞山詩派的分化與沒落	185
一、對公安派的態度	186
二、對宋元詩的態度	187
三、虞山詩派的沒落	190
參考書目	193

第一章 緒 論

中國文學評論的範疇廣袤、類別繁複，舉凡詩詞文賦、戲曲小說等文體的評論都函括在內。詩歌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樣式，在中國文學史上更是具有最悠遠和最光輝的歷史傳統，其評論源頭，最早可追溯到《尚書·虞書》的時代。〔註1〕

從孔子（前 551～前 479）和門人弟子日常會話裏的論詩，到宋元明清的文人作家有意識地創作的詩話，詩歌理論和詩歌評論的發展可謂淵遠流長。雖然其中流派錯綜、異議雜陳，但發展到清代，各種詩歌理論都已進入了成熟的總結期。許多詩論作者，都能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建構更細密周圓的理論框架。更重要的是：多數的評論家也都能比前人較有系統地將詩論意見結集出版——反映在清代文學史上的，就是注釋批解前代詩作和論詩風氣的旺盛。〔註2〕

事實上，清代詩歌評論的璀璨光輝，也是整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極為亮麗燦爛的一頁。

〔註1〕這說法本於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亦持同樣看法。

〔註2〕根據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一書所附錄的《清代詩話知見錄》的統計，清代的文人論者最少出版了 346 種有關詩歌理論批評的著述。單以量計，確為歷朝之冠。

有鑒於此，我乃選擇清代詩論作為我研究的範圍。而在眾多的詩論作者和詩歌流派之中，我又特別選擇了以錢謙益、馮舒馮班兄弟為首的虞山詩派作為我的研究對象。這是因為作為清初三大詩派的虞山詩派，雖然地處南方一隅，但在有清一代，卻一直是舉足輕重的文學流派。

虞山詩派能影響清初詩壇長達百年，詩派的靈魂人物錢謙益（1582～1664）確然功不可沒。然而，從明末清初到現今，學術界和詩界的焦點，卻往往不是錢謙益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和在文學批評理論上的貢獻；而是錢謙益身處在一個風雲變幻、改朝換代的大動蕩時代，他不去做一位令人景仰的忠臣烈士，反而成為一個引降投滿的「明史罪人」，失節辱德，最終還成為眾矢之的。

從錢謙益的生平來看，他坎坷的一生可說是充滿了傳奇和波折。委曲反覆之中，似乎常有不為人知的隱衷。然而，因為中國文學史歷來都在作品與人品之間，牽上一條無形的羈繩，錢謙益降清一事，自然為人詬病、遭人不齒。因此，論者也往往因人廢言，致使錢謙益的許多文字著述，都甚少獲得應有的注意。影響所及，就連虞山詩派的許多詩論觀點，也甚少有人深入地探討。

一般的文學批評史著作，在言及錢謙益和他所領導的虞山詩派時，不是有意地避開，就是信筆帶過。即便是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等，也只用了區區三五千字做簡單的介紹，和錢謙益等身的著作、虞山詩派廣泛又深遠的影響極不相稱。其他一些屈指可數的單篇論述，如羅時進的《清初虞山派及其詩文化圈》、《清代虞山詩派的創作氣局》、《虞山詩派研究：以流派規模及其形成原因為中心的探討》、《清初虞山派詩學觀分歧及其影響》、《李商隱對清初虞山詩派的影響》、《情到狂時燒破眼——解讀清初虞山派詩人錢曾》、《筆蘸驚濤倩寫愁——論清初遺民詩人陸貽典》，趙永紀的《論清初詩壇的虞山詩派》，翟振業《清代常熟詩壇概論》，劉勇剛《從雲間到虞山——論柳如是的詩學嬗變》，胡幼

峰的《清初虞山派詩論》等等，也許是囿於學者個人的研究興趣或其他因素，往往只是論及點而論不及面，無法清楚地呈現虞山詩派的整個理論架構，使得虞山詩派的許多詩論主張，成了滄海遺珠，抱憾數百年。

事實上，虞山詩派詩人和評論家的文字論述，不但有許多精闢獨到的見解，隱含了虞山詩派的詩歌創作理論基礎、對詩歌創作的要求和虞山詩人、論者的文學信念之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論述文字，很多時候還直接或間接地保留了唐、宋、明三代的許多歷史文獻，足以補史之闕，是極為重要的文獻，有很高的考據價值。

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對錢謙益的《初學集》、《有學集》、《列朝詩集》、《列朝詩集小傳》、《錢注杜詩》、《讀杜小箋》和《二箋》，馮班的《鈍吟雜錄》；以及虞山詩派其他詩人和論者的文字著述，還有他們在詩歌創作實踐中所表現的詩論意見等多個方面，進行多維度的深入研究，闡發虞山詩派對詩歌所採取的態度、觀點、立場及虞山詩人的創作方法，希望能廓清並整理出虞山詩派獨到的見解和珍貴的詩見，進一步開發這塊富饒的園圃，發掘前人錯失的奇花異卉，以期能重新評定虞山詩派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地位。

在我探索著書寫的過程中，承恩師楊明教授疏通啓發、鞭策激勵，使我獲益匪淺。濃情厚誼，謹此致萬二分的謝忱。

第二章 虞山詩派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

虞山位於常熟城北，因周太王姬亶父的次子虞仲（史書亦名仲雍）安葬於此而得名。虞山詩派的命名，是中國文學流派以地域起名的文化傳統。虞山詩派形成於明末，壯大於清初，歷明代天啓、崇禎，清代順治、康熙四朝，前後歷時近百年。

虞山詩派的宗師是錢謙益，主要倡導者是錢謙益的學生馮舒、馮班兄弟。虞山詩派有影響力的詩人、論者很多，陣營之強大、影響之深廣，為當時詩歌流派之冠。王應奎《西橋小集序》就指出：

吾郡詩學，首重虞山，錢蒙叟倡於前，馮鈍吟振於後，蓋彬彬乎稱盛矣。

明末清初這一特定的時代，梁啟超（1873～1929）先生曾謂之為「中國文藝復興時代」，主要是因為文學發展進入清代後，可說是百花齊放的集大成時期。尤其是古典文學理論的發展，更可說是進入最後的總結階段。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清代文人多能採納兼容前代的學風和養分，在獨創方面也許並沒有什麼特出的表現，但在繼承與延伸前人學說這方面，卻能展現萬紫千紅的特色。

事實上，在明末清初的詩壇上，除了虞山派之外，還有以陳子龍（1608～1647）為首的雲間派、以吳偉業（1609～1671）為首的婁東

派，三派鼎足而立。在明末，雲間派勢力最大，但爲首的陳子龍、夏完淳（1631～1647）在清兵入關時殉難，致使雲間派群龍無首，很快就分化了。而婁東派除了吳偉業之外，並沒有比較著名的詩人作家，可謂後繼無人。虞山派則不但歷時最久，而且有成就的詩人論者最多，有份量的詩文著述最鉅，所以影響自然最大。

本章以四個小節、從客觀的時代背景來申論虞山詩派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主要是基於郭紹虞（1893～1984）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論中談及中國文學批評的寫作時，曾強調背景研究的重要；吳宏一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緒論中也提出同樣的見解。新加坡的楊松年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編寫問題論析》中進一步指出家庭背景、時代背景、文壇風氣、同輩交遊對文學評論者文學觀的影響。通過這類由外而內的分析，我們希望能更清楚地檢視虞山詩派詩論主張的脈絡。

第一節 政治環境的更換

在中國政治史上，明清之際是兩大封建王朝興亡交替的時代，迸發了空前尖銳的階級衝突與極端殘酷的民族矛盾。在全國範圍內，由農民武裝起義所引發的大大小的軍事抗清行動此起彼伏；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民族文化，特別是學術及文藝思潮兩方面也是暗流洶湧，上演著巨大的變革。

明亡後，一些劫後幸存的有識之士，在慷慨歌哭之餘，繼以冷靜的理性沉思，批判及審察歷來的政治體制，進而清理及總結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哲學思想。其中一些學者，對文學理論，尤其是對明代文學的演化過程，進行了有系統的反省，藉以尋求文學復興的希望。特別是明代復古及反復古兩種文學思潮的鬥爭及消長，也推動人們將經學、史學中的「實學」與社會現實結合，試圖爲文學尋求新的出路。

虞山派的領袖錢謙益在箋注杜詩時，大量引用史實，以史證詩，正是這種思潮的產物。

一、提倡文學、表彰儒術

滿清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後，爲了遏止漢人反清排滿的情緒，實行了軟硬兼施的「懷柔」與「高壓」政策，一面安撫，一面壓制。表現在學術上，就是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及箝制思想，一方面大力提倡文學及表彰儒術。^{〔註1〕}

雖然，清初表彰儒術、提倡文學主要是爲了統治臣民，安寧反側，但也促成了學風的轉變和提高了文學的地位。

學風方面的轉變，主要是著重在文學可以用來經世致用的部分，其次就是反對文學創作只得文學之面貌而未得其根本。

所謂文學創作的根本面貌，就是要求文學作品必須是真情的流露，提倡「捨真情之外則無詩」，這就是中國詩學中傳統的「詩緣情」的主張。同時，批評的態度也由主觀的冥想傾向客觀的考察，所以對於前人論詩的主張和態度，就不再是通盤的接受，而是有所選擇的汲取。在歷朝歷代的詩文作家中，最能體現儒家風範的，自然是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心目中的「五君子」之一、號稱「集詩之大成」^{〔註2〕}，「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註3〕}的杜甫（712～770），杜詩於是成爲清代詩人努力學習的對象。

歷代的論者申論杜詩，總是不敢輕加貶詞，清初的評論家因爲身

〔註1〕 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楊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編寫問題論析》、《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以及簡思定《清初杜詩學研究》都有這一說法。

〔註2〕 杜甫集詩之大成一說，早在宋代秦少游（1049～1100）已提及。《淮海集》卷二十三《韓愈論》中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眾家之長，適其時而已。……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者歟。」

〔註3〕 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稱讚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處政治敏感時期，標榜杜詩中的「忠君思想」，似乎顯得格外「應時」。事實上，杜詩在北宋末期開始流行以後，論者率皆推崇其「一飯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及「無一字無來處」的淵博，詩人們競相仿效的風氣，綿延不絕。宋朝楊億（974～1020）雖有「村夫子」之評語，但旋即遭人駁斥〔註4〕。明代文學觀念雖有所改變，對杜詩情緒化的讚美之詞也已明顯減少，確實也有好些客觀的判斷，但杜甫詩聖的地位，從來不見動搖。虞山派的論者論杜，卻不只是在「一飯不忘君」及「無一字無來處」中打轉，而是能結合虞山詩人個人的審美經驗，進行理性的批判。基本而言，虞山詩派論杜，已然擺開宋人盲目尊杜的陋習，而且能以客觀的思考來評論杜詩的優劣。

虞山詩派這種對杜詩評論的反省，正是由於政治環境更換的結果。在一切都講求經世致用的時尚下，人們讀詩論詩，自然不肯遵循舊有的方法和觀念。特別是對舊學中徒事空言、雕蟲篆刻、穿鑿附會的言論更是大加鞭撻。因此，虞山論者談詩，從不肯人云亦云，而是採取非常謹嚴的態度，經過自身審美經驗的考察後才下定論。

這種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的確為清初的詩歌評論帶來一股清新的風氣。就以虞山派的領袖錢謙益來說，他對詩歌評論的執著，就令人十分敬服。他年方四十餘即隨筆著錄箋注杜詩，至年八十始成書。後得疾在床，病痼間仍轉喉做聲，囑錢遵王（1629～1701）云：「杜詩某章某句，尚有疑義。」〔註5〕其於杜詩耗力之深，用功之勤，費時之久，令人感動。因此，錢氏注杜之書，一直被清代文人奉為圭臬。而錢氏之所以有此成就，正是由於政治環境的更換，給文人學者帶來了異於前人的衝擊，使論者對文學產生新的理念所致。

〔註4〕楊億（964～1020）是西崑體的倡導者，主張學習李商隱，貶斥杜甫、韓愈，甚至把杜甫視為「村夫子」（語見劉攽《歷代詩話·中山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註5〕《錢注杜詩·季振宜序》，見錢謙益《錢注杜詩》（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3。